

离别北京的天

曾哲

——西路人信札

在路上

漂

泊

笔

记

丛

书



版社

I 267-51
11
21

109924

离别北京的天

曾哲

在路上·漂泊笔记丛书
离别北京的天——西路人信札

作 者 曾 哲

责任编辑 冯今声

封面设计 吴 勇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美术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50 × 1168 毫米)

字 数 18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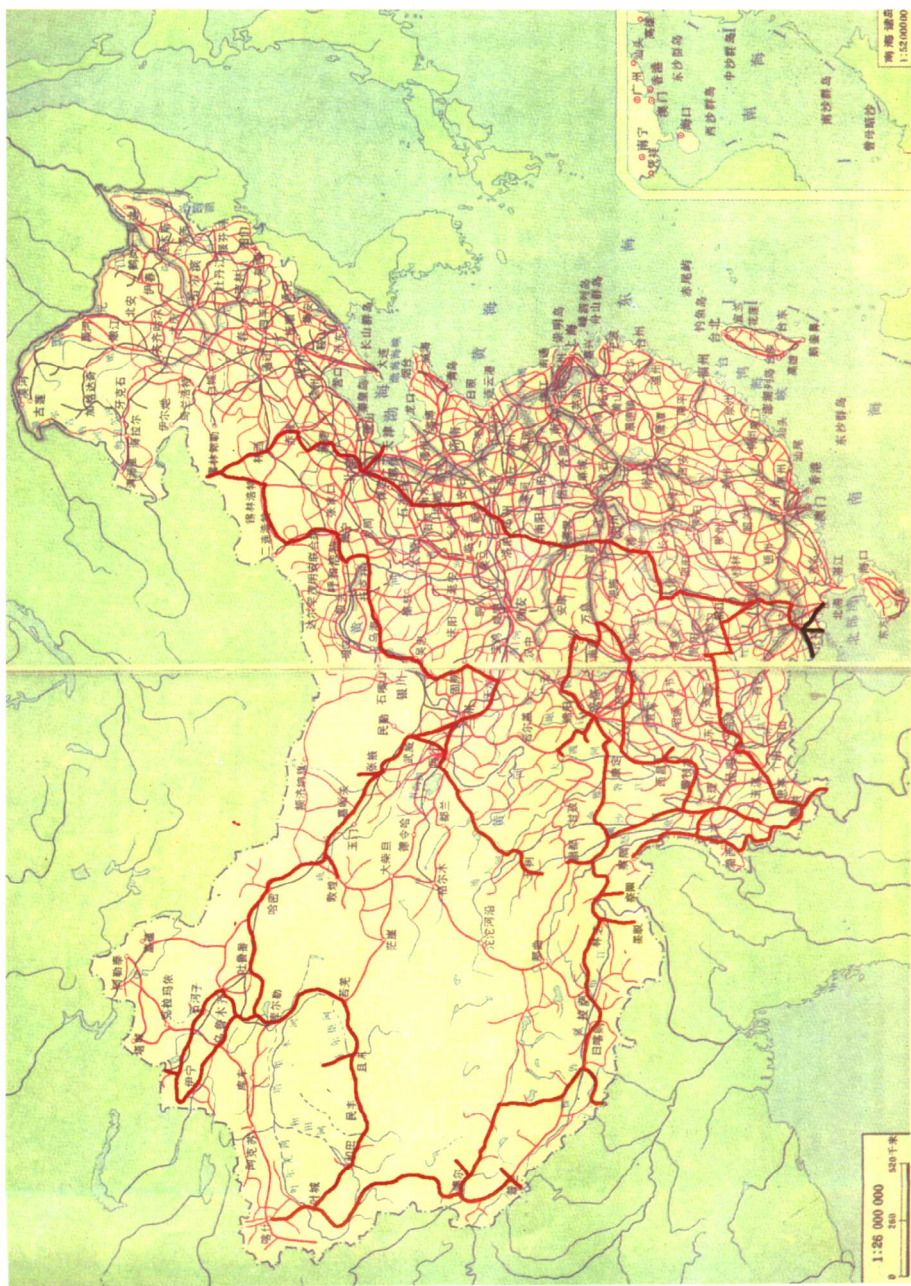
插 页 4

印 张 8.5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7—5309—2966—6 / I · 121

定 价 16.00 元



曾哲路迹（红线为本书路迹）



—— 苗岭待客 ——



—— 缅甸境内的佤族妇女 ——



—— 大瑶山·盘瑶夫妇 ——



—— 苗岭与尼莱、奥格、毛莱、合平、门龙九、门由晓 ——



—— 与苗女尼莱和友人阿田 ——



—— 内蒙古饮马草原 ——



— 阿佤山·阿多佤寨 —



— 怒江之女和丽妞 —



— 羌寨晒太阳聊天 —



— | 大凉山妹子 | —



— | 想山 | —



— | 大凉山彝族父子 | —

上路之前说几句

雪 媛

这是六个人在西北、西南……路上的故事，作者都是三四十岁的老爷儿们。这本来纯属偶然，曾哲却因此想再编一套六个女人在路上的书。他是对的，因为在路上的人很多，他们不仅关注路，也关注路边的人文与自然，另外还有许许多多马路上路的和准备上路的人们，还有许多不想上路却想了解边地之路的人们，所以我们要努力把这件事做好，也希望读者给予支持、鼓励和批评。

此时，我由衷地感到了一种担忧与欣喜。

可以说一年以前我就很是关注他们这一批人，关注“孤独痛苦的男子汉的旅程”了。其实，与其说是关注他们的行为旅程，不如说是关注他们的旅程行为，关注他们行为背后的那一片现代人的思维空间里摇曳着的色彩斑斓的迷人极光。

是的，那是一个个令人欣喜或带点伤感的故事，它可能会为高密度城市人节律快速的生活，提供一个后置的稀疏的迟缓的信息。

毋庸置疑，忧虑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越酿越烈的旅游探险热的旷日持久的发展，当人们的目光大量地投入边地，我们不知道也把握不住，这套丛书能否给社会、能否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益处——我们冀望。

就像我们的认识不能因动物与森林的消失殃及人类，才提出保护一样。蜂拥而来的旅游探险狂潮，也可能成为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另一个罪魁。

好在这几部作品，都蕴涵着较强的自然环保意识。朴实祥和的文本与文风，也营造出了一个清淡悠远的雅适氛围。

——西路人用一百多封信，铺垫在草原之路、大漠之路、高原之路……在席卷他视野中一切的同时，也席卷了他心灵里的高尚与卑微，和不尽的爱。毫无疑问，现代的城市人，今后读阅书信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长江、怒沙……走过长城，走过黄河，他继续选择江河，那是因为他体内的血流与之一道、与之跌落、与之欢雀、与之粉碎、与之远去。这是一次诗人奔腾血液的大截流，也可能是一个语言成功爆发的大崩溃。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他播种了四十年的爱。黄、绿、白三色的心旌，召唤着他跋过沙漠、涉及草原、爬上冰大坂。终于他感到大地之上太阳之下，矗立的是人不灭的灵魂。

——那是一个一次次相同的目的地，但到达之途却是不重叠的。他把现代诗的写作束之高阁，却用平平的文字，记述着一个雪域道路上的目击。文学和抒情在远远地观望，偶尔露出一丝怪诞的微笑。

——坦诚相待已经不光是人群所具有的，还有阳光、绿草、大山、江河。他说：漂泊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引起众多路人的共鸣。这不能不说是对于骑马找马的一种反讽。不过也许在这种状态下的寻找，阳光才会更明媚。

——九州方圆万里行。大禹治水后，划九州：冀、兖、青、徐、扬、豫、荆、雍、梁。北到长城，南抵衡山，东达海，西至嘉峪关。从一定意义上讲，九州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跋涉的史诗。

这种所谓的漂泊笔记丛书目前出版得不多，只读到曾哲先生去年主编的“漂泊者之旅”丛书，欢迎读者方家寄来意见，以期今后编辑做得更好。

愿这套丛书，让百忙之中的您读出欢喜。

1998 年元春

上路之前说几句

雪媛

1 青·信箱

- 信一，寄自锡林郭勒/1
信二，寄自锡林郭勒/3
信三，寄自锡林郭勒/6
信四，寄自锡林郭勒/9
信五，寄自道特淖尔/12
信六，寄自白音图嘎嘎查/14
信七，寄自白音图嘎嘎查/17
信八，寄自恰特淖尔/20
信九，寄自白音图嘎嘎查/22
信十，寄自赛汉塔拉/25
信十一，寄自呼和浩特/27
信十二，寄自石嘴山/29
信十三，寄自贺兰山/32
信十四，寄自同心黄土塬/33
信十五，寄自同心黄土塬/35
信十六，寄自固原古城/37
信十七，寄自固原古城/38
信十八，寄自西宁/40
信十九，寄自结古/42
信廿，寄自巴曲河畔/44

47 黄·信箱

- 信廿一，寄自通天河畔/47
信廿二，寄自通天河畔/49
信廿三，寄自查吾拉村/51
信廿四，寄自查吾拉村/52
信廿五，寄自查吾拉村/55
信廿六，寄自巴塘草原/56
信廿七，寄自巴塘草滩/58

- 信廿八. 寄自玉树结古/60
信廿九. 寄自巴颜喀拉山/62
信卅. 寄自玛多黄河源/63
信卅一. 寄自西宁/65
信卅二. 寄自兰州/67
信卅三. 寄自河西走廊/68
信卅四. 寄自古肃州/71
信卅五. 寄自吐鲁番/73
信卅六. 寄自吐鲁番盆地/74
信卅七. 寄自孔雀河畔/76
信卅八. 寄自巴音郭楞/78
信卅九. 寄自天山巩乃斯/79
信四十. 寄自博尔塔拉/81

- 信四十一. 寄自博尔塔拉/84
信四十二. 寄自乌鲁木齐/86
信四十三. 寄自乌鲁木齐/88
信四十四. 寄自塔克拉玛干/90
信四十五. 寄自喀什噶尔/92
信四十六. 寄自昆仑山/94
信四十七. 寄自森格藏布/97
信四十八. 寄自冈底斯山/99
信四十九. 寄自冈底斯山/100
信五十. 寄自冈底斯山/102
信五十一. 寄自日喀则/104
信五十二. 寄自日喀则/107
信五十三. 寄自日喀则/109
信五十四. 寄自日喀则/110
信五十五. 寄自圣地拉萨/112
信五十六. 寄自尼洋河畔/114

信五十七. 寄自尼洋河畔/116

信五十八. 寄自川藏线/118

信五十九. 寄自成都/120

信六十. 寄自成都/122

125

白·信箱

信六十一. 寄自邛崃山/125

信六十二. 寄自邛崃山/127

信六十三. 寄自四川盆地/129

信六十四. 寄自鬼城丰都/130

信六十五. 寄自鬼城丰都/132

信六十六. 寄自鬼城丰都/135

信六十七. 寄自长江北岸/138

信六十八. 寄自西昌邛海湖畔/140

信六十九. 寄自大凉山蘑菇岭/142

信七十. 寄自金沙江畔/143

信七十一. 寄自跑马乡/146

信七十二. 寄自大凉山蘑菇岭/150

信七十三. 寄自大凉山/152

信七十四. 寄自宁南/154

信七十五. 寄自丽江坝子/156

信七十六. 寄自泸沽湖永宁坝子/162

信七十七. 寄自丽江坝子/165

信七十八. 寄自丽江坝子/167

信七十九. 寄自金沙江畔奔子栏/170

信八十. 寄自怒江大峡谷/172

175

黑·信箱

信八十一. 寄自怒江大峡谷/175

信八十二. 寄自阿佤山/177

信八十三. 寄自阿佤山/180

信八十四. 寄自阿佤山/181

信八十五. 寄自阿佤山阿多村/184

信八十六．寄自中緬 175 界碑/187
信八十七．寄自阿佤山阿多寨/189
信八十八．寄自臨滄/192
信八十九．寄自中老邊界勐臘縣/198
信九十．寄自滇池翠湖/200
信九十一．寄自黔东南苗嶺/202
信九十二．寄自黔东南苗嶺/204
信九十三．寄自都柳江/209
信九十四．寄自從江洞寨/211
信九十五．寄自從江畔/213
信九十六．寄自成昆綫老堡口/216
信九十七．寄自大瑤山/220
信九十八．寄自大瑤山/222
信九十九．寄自大瑤山/226
信一百．寄自九萬大山/229
信一百零一．寄自北部灣/231
信一百零二．寄自北部灣/233
信一百零三．寄自法卡山/241

243 五色信箱

少數民族朋友給曾哲的寄言/243

257 投遞法蘭西、投遞古伯察神父

信一 寄自锡林郭勒

苏涯：

《波斯人信札》第一封信的开篇部分有这样一句话：为求知欲所驱使，宁愿离乡背井，置平静生活的安乐于不顾，辛辛苦苦，出来寻求贤智之道……

塞奴——你好。这是我在草原学会的第一句蒙话。

我是6月18日从渤海湾的塘沽返回北京，乘当晚7点8分的火车，19日凌晨6点30分到达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的。

今天虽然是星期日，可车站上送行的人却稀稀少少，加之天空阴霾，显得寂寂寥寥冷冷清清。

我知道我迈出的这一步意味着什么？

它将意味着一个孤独的四百二十六天漫长岁月的开始；它将意味着告别一个海岸线，怀揣一片洁净的蓝天，走内蒙古草原、走黄土坡岭、走黄河长江源、走天山、走塔克拉玛干大漠、走昆仑走藏北、走云贵高原，最后到另一个海岸线，与南海的北部湾汇合，然后乘火车直接返回北京。

为什么海的开始，海的结束，浪漫的成份强于理智的设想？

浪漫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而理智的计划安排是这次走完，再走东北地区；然后缓冲一下，备好一条船，沿着中国的海域边界，扬帆启程……

恐怕，人生至此也就至此了。

一点儿没注意到赤峰市的市容市貌，急急忙忙四处奔波，就是为搭车向草原深处挺进。

从赤峰出来一两个小时，柏油公路一段段被黄沙埋没，像巨大的省略号……

太阳落山前汽车到达了林西县，要在这里住上一夜，明儿一早再继续向北，向北——那片草原、那块绿茵勃勃生机的草场，二十几个小时前我还不知道它的名字，现在让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你，它叫：东——乌——珠——穆——沁旗。

旗，就是县的意思。

其位置是通过北京地区的东经线 116 度，一直向北的中蒙边界上那片草原，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乌里雅斯太。有人告诉我说，葡萄的故乡之意。也有人说是，美丽的地方之意。对我来说都行，都是好地方。傍晚饭后，去了林西文化馆，和文艺组的人聊了会儿才回来。

以上的文字是昨天夜里在旅馆写的，因为五公分高的蜡烛已经燃烬（一间屋只发一节），只好搁笔，觉得挺累，一

觉睡过去。

（我还没吃早餐，但继续昨晚没写完的信吧！因为司机在修车胎，估计得等会儿走。）

东乌珠穆沁旗，为什么去年就设计好的路线图中没有她？为什么我现在知道了她的去处？

门外的汽车引擎已经发动，只好就此打住，我得抓紧时间，上车前买几根油条，太空的肚子坐长途车也不舒服。

再叙！

握手！

1989年6月20日晨

匆忙于林西

信二 寄自锡林郭勒

苏涯：

在草原的自然路上颠簸了一天，可算让我坐下喘口气了。

从林西出来，路边断断续续开始草原景色，却是荒疏的凄凉，裸地很多。

中午到的西乌珠穆沁，吃过饭后，就改乘另一辆去东乌珠穆沁的车，天黑前到的县城，这就算住下了。

上封信说到，好不言的怎么就知道有了一个东乌珠穆沁旗了。

甬着急，这话还得从北京西直门一上257次列车说起。

这张火车票是六儿预先买好的，你当时不在北京。倘若